

呼唤一棵树

■茂戈

★ 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赵成那小子一到哨所，我就看他不顺眼。

还没来得及放下背包，赵成看到哨所四周白皑皑的雪山，顾不得什么高原反应，也不顾我这个哨长威严的眼神，就一步跨出门，双手伸展开来，微仰着脸，迎着被高原风吹得斜斜的雪，口里发出一声：“啊，美丽的雪山！”一看到他那陶醉劲儿，我就有些生气。我正准备把他叫进屋来，他却自己冲进来，从包里摸出笔和笔记本开始自顾自地写着什么。我朝他吼了一声：“赵成！”赵成抬头看了我一眼，又埋下头专注地写，那个样子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似的，这个新兵！我两步跨到他面前，更加严厉地朝他吼道：“都在整理内务，你在写什么！”我猛地把手里的笔抽在手里，笔在本子上拖出一条风吹雪般深刻的痕迹。赵成抬头看着我，却被我威严的眼神给压了下去，默默地放下笔转身整理内务去了。

我拿起他的笔记本，看到他写的是一首还没写完的诗：“啊，美丽的雪山/是我，丢下公主般的恋人/奔你来了/你啊，可看到我那颗热恋的心……”

写诗也就罢了，他那脸蛋儿还又白又嫩。再瞧瞧我，脸被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灼伤了，黑里透着红，红里透着黑，要多粗糙就有多粗糙。

可奇怪的是，时间久了，我反而觉得赵成其实是个很不错的兵。

他的诗写得特别好，入伍前就在省级报刊上发表过好几百首。赵成说他之所以想来雪域高原当兵，是因为他相信这样的经历，会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另外，赵成的军姿特标准。我们哨所对面就是边境，只要赵成往哨位一站，对面的外军就会被他高大魁梧的身姿所吸引，端着望远镜看半天。一个月后，赵成的脸也被强烈的紫外线灼伤了，一层一层地直起皮，上面那层皮掉了，再经高原风雪一吹，高原红也渐渐爬满了赵成那皴裂的脸颊。看着他那张不再白嫩的脸，我们都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小子越来越像我们高原战士了。赵成呢，挥笔写了一首“紫外线灼伤我的脸”的小诗，那种男儿的豪迈和血性尽显纸上。

赵成还给我看她女朋友翠鸟儿的照片，那是一个娇小的女孩，小鸟依依地偎在刚穿上军装的赵成身边，照片上的赵成更是因幸福英俊得醉人。“翠鸟儿”是赵成给她取的名字，他写过许多情诗给她，他说他写得最好的一首叫《我的翠鸟儿》：“我是一棵大树，我尽可能伸展枝条，尽可能/长成一个家的姿势/让我的翠鸟儿，每天/欢啼在我密密的情的怀抱/舞蹈在我深深的爱的绿荫。”

没想到，半年后，赵成心里的那棵大树轰然倒下了。

赵成连续收到两封信后，就压起了床板。我见到他时，他正含着热泪反复地哼着“我的爱情鸟已经飞走了”。像这样的事以前发生过好几起，我理解赵成，就让他压两天床板吧。可这小子五天过去了，还躺在床上不起来。

赵成一见我进屋，就从床上坐了起来。我问他：“你小子还坐得起来？”赵成瞅了我一眼，小声地说：“翠鸟儿说过，她会永远在我这棵大树上的。”我看着他又好气又好笑，半晌说了一句自我感觉挺深刻的话：“鸟要飞走，随它去吧。”

又过了半晌，赵成抬起头问我：“哨长，你还记得树是什么样子吗？”赵成把我一下就问蒙了。来到哨所两年多了，树的形象还真的被雪域高原弥天的飞雪以及强烈紫外线的逆光所覆盖。是啊，树是什么样子的？树要长树枝吧？树枝上要长叶子吧？叶子是白色的吧……我狠狠地甩了甩脑袋。这时赵成扑到我的怀里，失声哭了起来：“哨长，我记不起树长得什么样了，真的不记得了！难怪我的翠鸟儿会飞走啊！”

我猛地推开赵成站了起来，从来不会写诗的我在那种情况之下居然说出了一句挺富有诗意的话来：“哭什么，站起来，你就是雪域高原上的一棵大树！”说完转身向门口走去，走了两步又回过头对正愣在那里的赵成说：“我和战友们还想着

你写咱们哨所的诗呢。”

赵成又英姿飒爽地出现在哨所里。只是没事的时候，赵成总是望着山外的方向，像在期待着什么，又像在寻找着什么。当然，赵成还在写诗。一次无意间我看到赵成写的一首名叫“雪域高原不长树”的诗：“是雪域高原在拒绝树，还是/树在拒绝雪域高原//雪山外的树，可还记得/当初的那个少年郎/而我，真对不起啊/我融进这雪花纷飞的世界/太久了。我总想象你/就是昨夜梦中翻飞的那片雪花/就是今天山崖开放的那朵雪莲/哨长对我说，站起来/我就是雪域高原一棵参天的树。”不知咋的，看了这首豪迈中带着丝丝忧伤的小诗，好久没有流过的泪，偷偷抹了半宿的泪。在泪水滑过我黝黑的脸颊时，我想到了我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活，想到了我曾经楚楚动人的恋人，想到了可爱美丽的家乡……

三

那个春节，赵成已是第三年兵了，不仅是个班长，还入了党。当时，我们哨所在上级领导的关心下，还添添了一台21英寸的大彩电，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

正当大家满怀期待的时候，一个班长气冲冲地走进来，啪地把棉帽摔在桌子上就骂开了：“完了，这电视不出影儿。”我一听也急了，这电视不出影儿还叫什么电视。

我来到学习室，电视还是连半个人影都没有，只有满屏的雪花闪烁个不停，真像屋外满天飞的雪花。

我气得走过去就朝电视机身一拍：“你个雪花牌电视机，给我来点反应好不好！”旁边有几个兵见我如训兵一样训电视都笑了，我转身冲一个新兵吼道：“笑什么，没事干站岗去！”

那台被我首先叫开的“雪花”牌电视就放在学习室，成了一种摆设。只有赵成不死心，有事没事就去鼓捣那台电视。我常劝他别费心思了，可赵成仍坚持说：“只要有一分的机会，我们就要做一百分的努力。”为此，赵成那帮子兵想了很多办法，用石头往屋顶上垒，直到把天线伸得不能再伸高为止；把炊事班的那个铝锅盖与天线相结合；甚至想到了把电视挪到屋外等等。当一切努力失败后，兵们也都学着我那样，走到电视机旁拍一下，也学着我的样子指着电视吼：“你个雪花牌电视机，给我来点反应好不好！”

事情也就那么巧，也怪赵成运气不好。别人拍拍那电视都没事，仍有雪花飞。赵成可好，一掌拍下去，这下有反应了，刚才还不停闪烁的雪花一眨眼的工夫就消失了。在我们哨所里从没见过半个人影的电视机就这样坏掉了。

事情很快传到了营部，营长一听就火了，朝我们吼道：“这样不爱惜公财物，你要在军人大会上作检讨！谁拍坏了的，要通报批评！”

通报批评很快就下来了，赵成受到了点名批评。我找赵成谈心。没想到，赵成对自己被通报批评看得很开，只是反复愧疚地说着一句话：“给哨所抹黑了。”

谈完了心，赵成轻轻地拉开门出去了。不一会儿，又推开门对我说：“哨长，其实，我，我看见那台电视里老是冒雪花，很闷，很……很憋。我想，要是电视里能，哪怕只闪一下，能闪出一棵树来，让我只看上一眼，该多好啊……”我看见赵成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我想他是怕在我面前哭，又立刻拉上门走了。

那夜，我失眠了。赵成的话把我的心牵痛了很久很久。

四

时间如白驹过隙，又到了老兵复员的季节。10月初，赵成这批退伍兵将在大雪封山前离开哨所。这些天来，赵成一有空就到哨所周围去转一转。我知道，赵成是不想离开哨所。与哨所相依相恋的日日夜夜，在我们每一个哨所的兵们心中都留下深深的印记，如这雪域高原的风雪和紫外线在我们脸上留下的痕迹。

屈指算来，我来到这个哨所，包括赵成这批兵，我已送走五批老兵了。看着他们抱着我痛哭后一个个地离去，想到从此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心情那就甭提有多难受了。这次，我也要离开哨所了，我是到团机关赴任的。两年前，我提升为副连职哨长，这次我得以提升为机关正连职参谋。待我把赵成他们这批



■郑茂琦

“哨长对我说，站起来，我就是雪域高原一棵参天的树。”看看作家茂戈的表达军人情感的方式吧，故事如同浸透了诗意的散文，充满诗一样的意境，画一样的色彩。也许是对雪域高原树的想象，触发了茂戈激越的诗情，才使他在官兵艰苦的戍边生活中开掘出诗意。他让我们相信，生活中从不乏动人的诗。

《十四秒》中也蕴含一股生活的力量。在步枪手枪分解结合的方式中，作者捕捉到了主人公陆中出现失误时的紧张感，然后用精湛的叙事技巧和朴实的语言勾勒出来，如同一幅工笔画，既画出了陆中刻苦训练的细节，也为故事情节增添了许多曲折。

回顾那些经典军旅故事的创作，它们在酝酿时都像种子一样种在官兵生活的沃土与美丽的心灵中，而后才插上语言的翅膀展翅翱翔。今天，深扎强军兴军伟大进程的这片沃土，期待战友们能用更多凝练诗意的笔触，作出深沉抒情的描绘。

退伍兵送到拉萨后，就回到团机关赴任。工作交给新哨长的那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一半宿。

解放军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蹒跚地走了一天多了，如果不出问题，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就能到达拉萨。我都给赵成他们盘算好了，明天上午到布达拉宫照相，再给他们留下一个高原战士最美好的记忆。

赵成就坐在我的身边。看着赵成，我的心里忽然升起一股说不出的心疼。想着赵成刚来时那一张俊脸，现在比我的脸还要黝黑，特别是那个嘴唇，又干又裂，还有一丝血迹留在上面，那是昨天赵成离开哨所咧咧嘴时渗出来的。还有，赵成的那个通报批评，一想到这个通报批评，我的心里更是一片难过。说真的，我一直把赵成作为我当哨长以来最得意的一个兵。但是，他却又是我当哨长以来唯一背上处分兵。赵成眼望着车外，不知在想着什么。

突然，我发现始终望着车外的赵成眼里放射出一种光来。这是一股什么样的光啊？惊奇、疑惑、激动、感慨……我看到赵成不知不觉地半站了起来，眼睛死死地望着前方。随着他的眼光望去，在车尾飘飘扬扬的尘土中，我看见了一棵树。是的，是一棵树。一棵碗口粗的树。几年没见过了，一看到它，我还是准确地认出了这是棵树。我记得，我的老家那条小河旁，就有一排一排的树，如排列整齐的哨兵一样好看。

“树，树，是树。”赵成不自主地喃喃地叫。

好可爱的一棵树。在这群山的怀抱中孤独而骄傲地挺立着。翠黄色的枝条被身后的雪山映衬得如雪鹰划过时留下的痕迹，几片枯黄的树叶在这凛冽的高原风中不羁地摇曳着，像是在宣告着什么。在这巍然耸立的雪山面前，它是那

样渺小，而我，却分明看到，在这棵树的背后，群山是怎样缠绵地铺展开去。

“树啊——停车！”赵成突然嘶力竭地喊了一声，猛地跳下了车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那棵树奔去。他双手伸展开，像扑向阔别已久的家的港湾。我的脑子里立即又浮现出赵成刚来到哨所时，做的第一个动作也是这样的，只是，这时他在狂奔，奔向一棵树。

赵成边跑边号啕大哭：“我看见树了，我的心里忽然升起一股说不出的心疼。想着赵成刚来时那一张俊脸，现在比我的脸还要黝黑，特别是那个嘴唇，又干又裂，还有一丝血迹留在上面，那只雪鹰！”

我赶到赵成身边的时候，赵成紧紧地抱住那棵树，把脸紧紧地贴在树枝上，双眼微闭，泪水欢畅地顺着脸颊往下流，像抱住分离多年的恋人。

赵成止不住地失声痛哭，边哭边喃喃地说：“我看见树了，我看见树了……”并用粗糙的双手颤抖地去抚摸同样粗糙的树枝。从没见过这样动魄的抚摸，酸楚一阵阵地涌上我的心头，我也紧紧地抱住赵成以及赵成拥抱的那棵树抱在怀里，痛哭。

好一会儿，我止住了情绪，扳过赵成的脸哽咽着说：“赵老兵，别哭了。你看，你的嘴都流血了！”赵成用手背擦了擦嘴，血丝迅速在他的嘴角开出一道鲜红的血痕。又过了一会儿，赵成才恋恋不舍地松开树，三步一回头地离开了。

在即将上车前，赵成最后一次把目光投向那棵树，带着哭腔对我说：“我看见树了，我终于看见树了！”我看见他的嘴唇又渗出一小股鲜红的血来。我不能保证我讲的故事，每一处都是真的，特别是那些细枝末节的地方，我哪能记得那么清楚呢？我只能跟你说，这是我们那一代驻守雪山哨所官兵的真实写照，是我们的集体记忆。

军营新传

■ 贾 骥

时鲜的军旅故事

陆中觉得军旅生涯最漫长的十秒钟应该就是这十秒，可能不止十秒，甚至有十四秒之久。他不相信自己会出现这样的失误，更没有想到曹助理居然会这般刁难他。不是听说，现在分管全师武器装备的曹助理以前也是我们保障团的吗？

小半年来一直在外驻训，陆中每天连续几十次练习蒙眼状态下的步枪手枪分解结合。拆步枪、拆手枪、混零件、结合步枪、结合手枪，他也不清楚到底练了多少遍，才将三十多个零部件完美结合。

应该说，这次比武从一开始就与以往不同，很多选手因为不适应都出现了失误。他们被要求戴上贴满黑胶布的泳镜，而不是黑纱布，步枪、手枪的所有零部件被混在方形的米饭屉，而不是放在圆形脸盆或者桌子上。刚刚的比赛中，前九名选手的成绩都在两分钟以上。看着各单位精挑细选的尖子兵控制不住的手抖和五花八门的卡壳，曹助理单手随意收整着零件，象征性混一混，就让选手再次开始了。

“第十名选手，陆中。”曹助理喊完，一个小伙低着头走上来，先竖起胳膊比了下来饭屉的深度，又张开双臂量了下手枪宽度，接着拿起泳镜伸了伸带上，朝曹助理点点头。

“他就是大家口中那个保障团的尖子兵，可要‘重点关注’。”曹助理心想。

“开始！”

半秒钟！陆中左手拇指叩开步枪弹匣，右手拨开保险顶开销子。半秒钟！枪托落桌，复进簧和击发机分离。半秒钟！机头、机体顺着卡槽滑出来。

曹助理惊呆了，不敢相信这是蒙眼状态下的操作，捏着秒表的右手攥得紧了。

陆中右手食指一拨手枪枪管锁套，枪管和复进机都滚了出来。

“报告！”陆中立正喊道。

曹助理本能地按下秒表，抬手看了眼，二十八秒！曹助理小声报完成绩，马上把秒表盘清零。

真快！比武选手们一阵惊呼。

陆中抖抖胳膊，比平常慢，可能还是有点紧张。

曹助理放下秒表，上前拿起米饭屉，炒菜似的上下翻了几次，然后一只手伸进米饭屉内。

“干嘛呢，和面似的！”围观众人笑道。他们当然看不到，曹助理已经把手枪上的复进簧，紧紧套在了步枪的活塞上！

手枪的复进簧与步枪的活塞簧相比，材质和宽度没有任何区别，只是长出了一小截。如果这一小截陆中出于惯性没摸出来，那结合步枪时就需用很大力气才能卡上气体调节器，而结合手枪时却发现怎么也装不上。

曹助理刚要抬手，又顺手夹起步枪气体调节器，使劲塞在下护盖尾端的凹槽里。

“开始！”

陆中右手一把抓来米饭屉，左手伸进去摸零件，右手也跟着伸进去。

曹助理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步枪上护盖，扔在左边；手枪枪管，稳稳落在右边；步枪机头和弹匣，扔在左边；手枪套筒座，扔在右边。

陆中右手拿起了步枪下护盖，曹助理不自觉咬紧了嘴唇。

只见陆中把下护盖送到左手，可并不着急放下，右手顺着护盖槽一捋，使寸劲儿一下拽出了气体调节器！

啊！曹助理无声惊呼。这个兵不简单！

曹助理竟然有点希望陆中先摸到步枪的活塞簧。先摸到活塞簧，凭这小子的精准判断，肯定能先放在步枪这边。再摸出活塞，也许就能分辨出这个小家伙套了个不属于它的复进簧。

曹助理紧紧地盯着陆中的右手，见陆中先抓到了手枪复进簧！

曹助理屏住呼吸。

陆中摸了摸圆柱体上的卡槽，是步枪活塞。上面套了个东西，步枪活塞簧？活塞簧哪有这么长，都蹭不到活塞体。噢！是手枪复进簧！心里也已经猜到，这是曹助理刚才故意给他设置的难题。

曹助理瞪大眼睛，看着陆中右手食指轻轻一弹，复进簧落桌的瞬间，左手稳稳拍上去。接着左手伸进米饭屉摸了两三秒，抓起活塞簧插到活塞体内，飞速轻搁在左边。

曹助理激动得差点跳起来！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少年与枪为伴的无数个日日夜夜。

曹助理彻底喜欢上了这个兵！所有零部件分解完毕，陆中开始结合步枪。

啪！下护盖卡上枪身。啪！上护盖一摁一推卡进枪身。啪！机头机体连着复进簧击发机顺着枪槽滑进枪体。

十四秒

陆中一整套动作流利生风。可这里应该有四声才对。曹助理直觉上判断是有失误，气体调节器没归位！

还没等曹助理回过神，陆中回收的右肘肘结实实顶上了靠桌边放置的枪托。

啪！枪托飞了出去，落在地上滑出去老远！

曹助理一瞬间蒙了，这个刷新自己认知的兵，竟然失误了！

……

陆中觉得军旅生涯最漫长的时间就是现在，久到被泳镜勒紧的双眼已经泛出泪花，久到握紧枪机的左大拇指已经发麻，久到陆中觉得一切都结束了。

十秒钟过去了，还要罚时，别说冠军，名次应该都拿不到了。脑中仅存的意志被杂念冲垮，陆中手上的劲松了。怎么会把枪托碰掉！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平常训练怎么就没想到教练蒙眼时掉落的零件！

陆中本来已经要摘泳镜放弃了，可左手一松，步枪击发机直接在陆中拇指上划出一道口子。

一瞬间的生疼让陆中亢奋起来，他想起了自己上千次的训练，想起了自己受过的奚落。保障团怎么了！保障团就练不出尖兵吗！

像抓住了一根稻草，深渊中的陆中努力排除着杂念，接着左手搁在桌上顶住步枪击发机，右臂尽可能撑开到极限距离，从前往后画着圆弧摸索，终于他摸到了那个沾着灰的塑料壳。

陆中抓起枪托赶紧站起来，肩窝顶住枪托，右手拍进销子，左手跟着上弹匣，击发、关保险。

快！我还能更快！

“报告！”陆中完成的刹那，曹助理迅速按下秒表。

陆中摘下泳镜，一脸的不甘。

陆中听见曹助理冷冰冰的声音：“枪托掉地，加两秒。导气没到位，加两秒。”

陆中把脖子探过去，明明指着“1”的位置，然后瞪了眼曹助理，转身走了。

曹助理抓着比武用枪，顺手带了下导线头，听到“啪”的一声，气体调节器这才到位。一毫米有时候是可允许的误差，有时候却是不该犯的错误。可曹助理觉得这怪不得陆中，面对如此高压苛刻的困境，他能保持这么出色的竞技状态，已经很难得了。曹助理突然想到比武前保障团的老战友那句满是吹捧的话：这小子有你当年的风范！一瞬间竟有点失神。

分解二十八秒，结合五十九秒，四秒罚时，总成绩一分三十一秒，应该没有人能超越吧。

曹助理看看天，天上阳光耀眼，入秋的风带走了所有云彩。

果然，比武结束后，陆中作为全师分解结合比武的冠军，走上颁奖台。首长张开臂，握了握陆中满是茧泡和划痕的手，说：“小伙子几年了？愿意来特种大队吗？”

陆中低下头腭一笑，曹助理陪在一旁从心底笑笑，伴着黑压压一圈人的掌声欢呼声、赞叹声。

两个人一脸的云淡风轻。



长征

第5486期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往期美文